

天門話的疑問代詞

周 大 璞

湖北天門話有四個疑問代詞：誰、那、*nāng*、*Sòngdi* (*sòng*)。

“誰”的用法跟普通話一樣，讀音也差不多，沒有什麼可說的。

“那”的讀音和用法也跟普通話差不多，值得注意的是它和指示代詞“那”在讀音上的差別。

大家知道，普通話的疑問代詞“那”和指示代詞“那”靠聲調來區別。前者唸上聲，后者唸去聲。在天門話里，這兩個代詞的區別却在韻母上。前者唸 *nā*，后者唸 *nuó*。在這一點上，天門話顯然不同於普通話。

天門話把指示代詞“那”唸成 *nuò*，雖然不合於普通話的標準音，但是從漢語音韻演變的歷史來看，卻是合乎規律的。指示代詞“那”在廣韻里屬於上聲哿韻，注云：“俗言那事。本音儻。”（廣韻平聲歌韻和去聲箇韻也都有“那”字。歌韻的“那”是“何”、“都”、“于”、“盡”等意思，箇韻的“那”是語氣詞，都不是指示代詞。）可見指示代詞“那”本唸平聲或上聲，現在普通話的標準音唸去聲，是語音演變的結果。廣韻哿韻字的韻母本來是 *a*，後來分化了：一部分變成 *o* 式 *uo*，如舵、我、左等；一部分變成 *e*，如可、軻、軻等；還有一部分仍然保留着 *a* 的音，如普通話的“那”。天門話的“那”唸 *nuò*，則是跟着哿韻的其他字一道兒變了韻母。同一語言的各種方言在語音的演變上本來可以各有其特殊的內部規律，不一定相同，這是沒有什麼可怪的。如果說天門話的音變有點難解的地方，那倒應該是疑問代詞“那”的韻母為什麼沒有也變成 *uo*。但是這個問題仍然可以從天門話和普通話的對比中得到解決。普通話的“那”唸 *nā* 或 *nà*，保存了古音的韻母 *a*，可是從“那”得聲的“挪”却唸成 *nuó*，不是也變了韻母嗎？這樣看來，原來相同或相近的音在語音演變的過程中不一定始終都步調一致，它們之間也可能“分道揚鑣”。“分道揚鑣”的原因是很複雜的，這裡無須仔細分析，只就天門話“那”的分化來提出我的意見。我認為天門話里“那”分化成兩個顯然不同的音，不是因為別的什麼緣故，只是由於要使疑問代詞“那”能和指示代詞“那”在語音上有明顯的區別，以便充分發揮語言的交際作用。

nāng 這個疑問代詞的用法跟普通話的“怎麼”相同。例如“你是怎麼搞的？”天門人說：“你是 *nāng* 搞的？”“你是怎麼曉得的？”天門人說：“你是 *nāng* 曉得的？”“隨你怎麼說，我都不讓你走”。天門人說：“隨你 *nāng* 說，我都不讓你走”。“你怎麼不多吃一點？”天門人說：“你 *nāng* 不多吃一點？”“你怎麼不早一點結婚？”天門人說：“你 *nāng* 不早一點完婚？”

nāng 寫成漢字，應該怎麼寫？這是一個問題。我曾經問過許多天門的知識分子，他們也不知道。現在我只得憑我的一點淺薄的漢語史知識來推測一下。我認為 *nāng* 也應該寫成“那”。*nāng* 是“那”的變音。“那”唸 *nā*，加個鼻音韻尾 *ng*，不就成了 *nāng* 嗎？一個

字音，后面加上个鼻音韻尾或者丢掉一个鼻音韻尾，变成意义相通或相同的字，在汉语里本是很平常的事。比方“我”古代也叫做“印”(ngang)。“印”就是“我”(nga)的韻母后面加上韻尾 ng 变成的。又如武汉話把“燙”說成 ta，就是由于“燙”(tang)的韻尾 ng 丢掉了。这一种語音变化，从前的語言学家把它叫做“对轉”(对轉还包括其他輔音韻尾的增加和脫落)。“那”变成 nǎng，正象“我”变成“印”一样(“那”和“我”同在广韻寄韻，nǎng 和“印”韻母也相同)不过是一种“对轉”罢了。

从意义方面来看，“那”本有“怎么”的意思。“怎么知道”也可以說成“那知道”或“那里知道”，“怎么能够这样办”也可以說成“那能这样办”或“那里能够这样办”。“那”的这种用法起源很早，据王力先生考証，大概在汉末就有了^①。例如：

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孔雀东南飞)

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論？(同上)

那得方低头看此邪(世說新語政事)

用現在的普通來說，“那得自任专”就是“怎么(或那里)能够自作主張”；“恨恨那可論”就是“一肚皮惱火，怎么(或那里)說得出来”，“那得方低头看此邪”就是“怎么(或那里)能够只管低着头看这个呢”。可見这三个“那”都等于現在的“怎么”或“那里”。

現在的“怎么”也可以說成“怎样”或“那样”。也許天門話的 nǎng 是“那样”的合音。nǎyǎng 唸快了，就变成 nǎng 了。

如果这两个推测可以站得住脚的話，那么，我們可以說，天門人对于“那”的运用真是“别具匠心”了。他們为了語言的准确、鮮明，把一个“那”唸成三种不同的声音：用作指示代詞的时候，“那”就唸 nuò；用作疑問代詞“那”的时候，“那”就唸 nǎ；用作疑問代詞“怎么”的时候，“那”就唸 nǎng。这样，讀音的區別很分明，意思自然就不会含混不清了。

Sòngdi 这个疑問代詞的用法跟普通話的“什么”差不多。例如..“你說 Sòngdi?”就是“你說什么?”“你叫 Sòngdi?”就是“你的名字叫什么?”“你有 Sòngdi 事情?”就是“你有什么事情?”“你买 Sòngdi 东西?”就是“你买什么东西?”“这有 Sòngdi 好看?”就是“这有什么好看?”

Sòngdi 有时也省作 Sòng。例如“你看 Sòng 書?”“你吃 Sòng 飯?”就是“你看什么書?”“你吃什么飯?”这样說的时候，Sòng 的后面往往有个实体詞，作为 Sòng 所限定的对象。換句話說，Sòng 单用时以作定語为常。

Sòng 代表一个什么汉字，这也是一个問題。我也曾經向天門的同志們請教过，可是也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我想 Sòng 大概就是“甚”，Sòngdi 大概就是“甚的”。“甚”和“甚的”都相当于普通話里的“什么”。“什么”这个詞，唐宋以来，本可以写作“甚么”或“甚末”，也可以单写一个“甚”字，这是大家所熟知的。

“甚么”，按照普通話的标准音，應該唸成 Shěnmě。天門話为什么唸成 Sòng 呢？依

① 尔雅釋詁：“印，我也”。詩經匏有苦叶：“人涉印否，印須我友”毛傳也說：“印，我也”。

② 王力：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版，中冊第 259 頁。

我推测，这大概是一种所谓“旁转”，即邻近韵部字音的互相转化。“甚”的韵尾本是 m。按照汉语语音演变的一般规律，古代的韵尾 m 在普通话里应该转化为 n，所以普通话的“甚”唸成 Shèn。但也有少数转化为 ng 的，例如“凤凰”的“凤”和“东风”的“风”都从“凡”得声，韵尾应该是 m，可是它们的韵尾很早就变成 ng 了，所以切韵把它们收入东韵。“甚”唸成 Sòng，道理和这一样。至于“甚的”（Sòngdi），不过是在“甚”的后面加个词尾“的”，正象“怎么”也可以说成“怎的”一样，是汉语里很平常的现象，那就不必深究了。

需要补充说一说的是 Sòng 的声母问题。普通话“甚”（Shèn）的声母是 sh，天门话 Sòng 的声母为什么变成了 s 呢？这是因为天门话里没有 zh、ch、sh 等声母，sh 都唸成了 s 或 x[●]。

● 参看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77页。